牛哞深处是故乡

岁月无声

◆单冬荣

我的家乡，湖南衡东县草市镇丫塘村，那是湘南一座秀美的小山村。丘陵连绵起伏，青黛色的山岗一重叠着一重，细碎的田垄静卧山间，清溪沿着田埂缓缓蜿蜒。我的童年，大半光阴都托付给这片山野，朝夕相伴的，是家里那头通人性的母花牛。

那牛生得极好，褐白交错的皮毛，像是晨雾与晚霞一同揉碎，泼洒在身上。它性情温驯，眸子里总盛着一潭静水。每个清晨，我牵着它踏露上山，它步履轻缓，仿佛生怕踩疼路边的野花。我闲坐青石，摘野莓、观流云，和小伙伴们下军棋。它便垂首静静啃食青草，长尾悠悠扫开扰人的牛虻。倘若我走远嬉闹，它便低低“哞”一声——那声音绵长而柔韧，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，轻轻一拽，就把我唤回它身旁。我笑着跑回去，搂住它的脖颈，把脸埋进它温热的皮毛里。它偏过头，用湿漉漉的鼻尖蹭我的耳根，痒得我咯咯直笑。那笑声，惊飞了坡上几只觅食的鸟雀。

只是那样的清晨，底下垫着一层粗粝的苦。那时候的家乡，家家户户日子都紧巴。一年到头，饭桌上难得见几回荤腥；衣裳是老大穿了传给老二，补丁摞着补丁。父亲天不亮就下田，母亲摸黑纺线到深夜，一双手粗糙得如同树皮。一头牛，便是半个家当。我们待它用心，给它割最嫩的草，喂它最清的井水，说到底，心里清楚它扛着全家的生计。

后来，母花牛诞下一头小公牛。初生的牛犊身子绵软，像一团会轻轻颤动的云，寸步不离地依偎在母牛身侧。我蹲下身，伸手去摸它的额心，掌心触到一层茸茸的胎毛，温热又柔软。它先是往后一缩，而后慢慢凑过来，把小小的脑袋抵在我膝头。那一刻，我心底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温柔，仿佛这世间又多了一个小小的、需要我守护的生灵。

寒来暑往，小牛渐渐褪去稚气，筋骨一天天强健起来。待到长成，它便扛起犁耙，成了家里耕田的主力。每逢春耕，冰凉的泥水漫过牛的腿脚，它踏进水稳步前行，犁铧翻涌，卷起阵阵带着泥土腥甜的黑浪。盛夏日头灼人，泥水混着汗水顺着脊背淌下，它始终躬身向前，默默耕耘家里几亩薄田。父亲的脊背也弯着，弯成一张弓，汗珠子砸进泥里，悄无声息。那时我年纪尚小，不懂何为辛苦，只觉得牛走得稳，父亲走得慢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过去。偶尔歇晌，牛回头望一眼身后的田垄，眼神平静而沉毅。母亲舀一瓢井水喂它，它“咕咚咕咚”饮尽，又伸出舌头舔舔母亲的掌心，母亲便笑，眼角的皱纹漾开，像田埂上被风拂动的涟漪。

再往后，我考上大学，走出山村，远赴长沙读书。每逢假期回乡，我依旧牵着这对母子牛上山放牧；农忙时节，也下到田中，陪着小牛一同犁地。记得有一年暑假，我赤脚踩进泥水，扶着犁把跟在它身后。父亲说：“你歇着，让牛自己走。”我却舍不得松手——牛绳攥在掌心的粗粝触感，泥水漫过脚踝的清凉，牛背起伏如同丘陵的弧线，都是我在城里做梦时梦到的光景。夕阳西下，我解开牛绳，它便知晓该归家了。我走在前头，它跟在身后，牛蹄踏在田埂上，发出沉闷而踏实的声响。我常想，人的一生会走许许多多路，但总有一条路，是通向童年的。而属于我的那条路，是牛蹄踏出来的。

大学毕业，我坐上火车一路南下，来到岭南。从此，故乡落在身后，越退越远，薄得像一张车票，淡得如一轮中秋皓月。起初每逢假期，我还会回去看看。后来工作日渐忙碌，回乡的次数慢慢变少，电话里的问候却多了起来。父亲总说：“忙你的，我们都好。”母亲总说：“吃好点，照顾好自己。”他们的话语平平淡淡，却总能稳稳托住我的心神。

再后来，父亲走了。那天夜里，我梦见村里下了一场大雨，田水漫过田埂，哗哗流淌。母亲走得更早，她离世的时候，我甚至没能赶回去。他们走后，故乡忽然变得很轻，轻得像一片落叶，风一吹，就要飘走；又忽然变得很重，重到每逢清明，我要攒许久力气，才敢抬步前往。

更让我默然的，是父亲尚在时，曾在电话里随口说的一句话。他说，如今村里没人养牛了，耕地全都用上机器，一天能翻好几亩地，人也不再像从前那般辛苦。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，如同闲谈一件寻常小事，可我握着听筒，耳边仿佛同时响起两种声响——一种是拖拉机“突突”的轰鸣，一种是往昔田垄深处，悠长低沉的牛哞。后一种声音，再也听不见了。那些与牛相伴的年月，那些人和牛一同躬身向土地讨生活的年月，竟就这样，被机器轻轻一带，从这片土地上悄然退场。我忽然想起村口那棵老桂花树，从前牛就拴在树下，绳痕深深勒进树皮，几十年光阴流转，树皮慢慢长合，连痕迹都消弭无踪。牛远去了，靠牛耕作的时代也远去了；后来父亲走了，母亲也走了。唯有那些绳痕，刻在我的记忆里，怎么也愈合不了。

如今我客居岭南，周遭高楼林立，车马喧嚣。可我常常觉得，自己其实从未离开湘南那座小山村。每当暮色降临，远处的山影晕成一片青黛，我便恍惚看见，那片丘陵之上，一头褐白交错的母牛缓缓走过，身后跟着一头小小的牛犊，牛犊身后，是一个攥着牛绳的少年。少年赤着脚，踩在露水浸润的田埂上，走向一扇亮着昏黄灯火的木门。门内，母亲在灶前忙碌，父亲在灯下磨镰刀，一切都还来得及，一切仿佛都未曾走远。

有时深夜独坐，恍惚间又听见那声熟悉的牛哞，从记忆深处的山坡飘来，穿过数十年光阴，穿过岭南的梅雨与台风，穿过城市的钢筋水泥，轻轻落在我的枕边。我闭上眼，重回那个清晨——露珠凝在草尖，朝阳斜照山岗，花牛走在前头，尾巴轻轻晃荡，而我攥着牛绳，赤脚踩在松软的田埂上，一步一步，走进故乡永远的春天里。

牛哞声声，故乡遥遥。那一声“哞”，是我回不去的童年，是我走不出的故乡。如今，牛远了，父母也已然离去。可他们从未真正离开。母花牛融进了我的步履，教我每一步都走得稳当；小公牛融进了我的脊背，让我每一次躬身，都带着土地的分量；父亲融进了我的沉默，母亲融进了我的轻叹。而家乡，藏进了我每一次心跳的间隙。

于是我不再苦苦寻觅故乡。我的血脉里淌着草市的山水，我的骨骼里立着湘南的丘陵，我的梦里，永远有一片露水未干的青草坡。坡上立着那头褐白交错的牛，它回过头，温柔望我一眼，而后缓缓走向朝霞深处。风从山岗掠过。恍惚间，风里裹着一丝温热的鼻息，和一声悠长低沉的哞鸣。我知道，那是它们在唤我回家。而我，一直都在回家的路上。

心灯漫笔

笔尖上的旧时光

◆陈晓云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钢笔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文化伴侣，而学校门口的修笔摊，则宛如一座温暖的文化孤岛，承载着那个时代独有的人文气息与工匠精神。

学校门口的修笔摊，总是伴随着放学时的铃声，准时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。它没有华丽的招牌，也没有宽敞的店面，不过是一方小小的天地，一张陈旧的桌子，几把椅子，再加上一个装满各种工具和钢笔零件的木匣子。可就是这么一个简陋的摊位，却有着无形的魔力，吸引着无数文化人的脚步。

修笔师傅总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模样，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眼神里透着专注与温和。每一支交到他手中的钢笔，在他眼里都像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当有顾客前来，他会轻轻接过钢笔，放在眼前端详，仿佛在与钢笔对话，试图了解它的“病症”。那认真的神情，仿佛世间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。

镌刻姓名，是修笔摊最受欢迎的服务之一。师傅会拿出一把精致的刻刀，这把刻刀在他手中就像是艺术家的画笔。他先在钢笔的笔杆上用铅笔轻轻勾勒出顾客要求的姓名轮廓，每一笔都小心翼翼，力求精准。接着，拿起刻刀，开始在钢笔上镌刻。刻刀与金属笔杆接触，发出轻微的“沙沙”声，那声音仿佛是一首独特的乐章。师傅的手稳如磐石，下刀精准又细腻，一笔一划，将名字深深地刻入笔杆。刻完后，他会拿起一个小巧的刷子，蘸上金粉，仔细地涂抹在刻痕里。金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，与钢笔原本的金属光泽相互映衬，让镌刻的姓名显得格外醒目而庄重。那字迹工整得如同印刷一般，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师傅的匠心与对这份手艺的敬畏。

而调整笔尖缝隙，则更考验师傅的技术。师傅们，凭借一把小小的镊子，就能让断墨的钢笔重获新生。他们将钢笔笔尖小心翼翼地拆开，用镊子轻轻调整笔尖的缝隙。这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却需要深厚的功底和敏锐的手感。师傅们全神贯注，眼睛紧紧盯着笔尖，镊子在指尖灵活地跳动，仿佛赋予了它生命。经过一番精细的调整，再将笔尖重新组装好，在纸上轻轻划动，原本断墨的钢笔瞬间流畅地吐出墨水，书写变得顺滑无比。那一刻，顾客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，而师傅也会露出欣慰的神情，仿佛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使命。

在修笔摊周围，常常围坐着一群文化人。他们或是学生，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，希望手中的钢笔能陪伴自己在学习的道路上披荆斩棘；或是老师，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，用钢笔书写着对学生的期望与关怀；还有一些热爱文学的年轻人，梦想着用钢笔创作出动人的篇章。大家围绕着修笔摊，交流着各自的书写心得，分享着读书的感悟。有人会拿出自己新写的文章，在修笔摊前念给大家听，倾听着他人的意见和建议。那热烈的讨论声，与修笔师傅手中刻刀的“沙沙”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充满文化韵味的画面。

修笔摊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与梦想。一支支钢笔在师傅的巧手下焕然一新，它们承载着人们的情感、思想和追求。那些在钢笔上镌刻的姓名，不仅是一种装饰，更是一种对书写的珍视，对文化传承的执着。每一次拿起镌刻着自己名字的钢笔，心中都涌起一种别样的亲切感和归属感。

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，修笔摊渐渐在城市的角落里消失了。一次性笔的普及，电子书写设备的兴起，让钢笔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，修笔这项手艺也逐渐被人们遗忘。然而，那些在修笔摊度过的美好时光，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如今，当我回首那个时代，学校门口的修笔摊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，翻开它，便能看到那个充满文化气息、崇尚工匠精神的时代画卷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些用心去对待每一件事物、用双手去创造价值的精神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。尽管修笔摊已难觅踪迹，但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匠人精神，如同那笔尖下流淌的墨水，永远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文艺谈

青砖黛瓦间的家风长歌

◆李元成

侨都江门，祠堂林立、侨庐错落，家风文脉沉淀于青砖黛瓦之间。江门市蓬江区环市街古丹灶乡（群星、联合、碧桂园及篁庄片区），坐拥成片古祠堂、中西合璧华侨民居，历代英才贤达辈出。这片13平方公里的城市历史保护区，祠堂与侨屋不是沉默的建筑，而是一页页立体的家书。

相传南宋末年，先人于此结庐而居，得名“丹灶”。数百年烟火相继，《丹灶24乡歌》传唱着二十四里的旧时风貌，18座古祠堂至今矗立。乡民把“家”字刻进砖石：思诚黄公祠堂联“郡著贤良，家传孝友”，八字道尽儒家家教的重量；真壶陆公祠镌刻着忠臣的家国记忆；德循林公祠则以江门唯一的蓝瓦覆顶，让广府祠堂与西洋建筑在此握手，如今已是国家级非遗蔡李佛拳的传承基地。一座祠堂，一部家族史；一方蓝瓦，一册无字书。建筑工艺的巧思里，藏着的正是最朴素的传家之道。

侨乡底色，又让这份文脉有了更开阔的流向。“孖楼”“五大庐”等一大批华侨老屋中西合璧，雕饰精美，是先辈越洋打拼、叶落归根的深情见证；振振里侨胞港澳同胞数量是户籍人口3倍，一里街巷，牵起两重乡愁。巴金曾旅居篁庄欧阳氏祠堂，写下《鸟的天堂》等传世名篇，文学大家与侨乡祠堂的相遇，本身就是一段佳话，让这方水土的文气有了全国性的回响。当地还拥有成熟的侨联工作机制、百年古树、古井等丰富遗存。

一方水土，滋养一众贤才。清代总兵谢赞、收复新疆立下功勋的邓增、少将谢建良从这里走向沙场；追随孙中山的华侨实业家朱赤霓以实业报国；词学大家朱庸斋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本立、三代从医的黄洪铮医药世家、诗词艺术家黄小甜、革命老兵陈永兆……文武科教，群星璀璨。细读他们的来路，一个共同的密码浮现：优良家风，世代赓续。

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当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《爱国主义教育法》相继施行，祠堂的功能也从祭祖走向育人。政协委员建言在此建设家风家训传习馆，构建“一馆七家”展陈格局——院士之家、诗词之家、医术之家、将军之家、侨胞之家、报国长寿之家、金石之家，让乡贤事迹从墙上的名录走进青少年的研学课堂，走进千家万户的灯火。依托祠堂设立“五老工作室”，联动高校培育人才；点亮“蓝瓦讲堂”，活化丹灶旧圩打造乡史馆；推动本地学校与港澳缔结姊妹学校；编撰读物、制作短视频，搭建新媒体平台，吸引海外丹灶后裔寻根交流……“内引、外联、协同”并举，遵循“投入少、布展精、先易后难”的务实之道，让文化工程贴着地气生长，也让百年老屋重新开口说话，为“百千万工程”注入深厚的文化动能。

文化的生命力，正在于活态传承。留住祠堂，就是留住来处；传习家风，便是点亮归途。当青砖黛瓦间重响琅琅书声，当侨都乡愁有了可触可感的载体，这片土地馈赠给时代的，不止一座传习馆，更是一条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。



《翠镜藏秋》 永哥 摄

诗歌

秋水如眸

◆彭胜发

一汪静水静静安卧
是大地睁开眼眸
凝望长空雁阵迁徙
看云朵聚散沉浮

水面不起波澜涟漪
容纳世间万象
目送秋日缓缓远去
包容所有来去

秋水从不开口应答
接住人间心事
世间发生的种种故事
他全部看在眼里

柑风漫沙湖 青绿绘侨乡

檐下絮语

◆冯创志

金风徐来，恩平沙湖的晚稻扬起穗芒，原野铺展一层柔和浅金；连片茶枝柑叠翠流青，清浅柑香，随风缓缓漫开。乡土四时的丰盈与温柔，都藏在这片生机涌动的土地上。循着山野间沁人的青绿气息，我走进沙湖镇茶枝柑种植基地，赴一场侨乡沃土与百年柑香之约。

不过短短一载，山野已然换了模样。土岭村这片山丘，从前还是荒坡，黄土裸露，野草疏疏落落，唯有农机深耕的轰鸣，在寂静山间回响，是拓荒最初的足音。而今经精耕细作、时序滋养，500多亩茶枝柑依山就势，层层叠叠覆上山岗。苗木亭亭向上，新枝衬着旧叶，绿意一浪接着一浪。风穿柑林，枝叶簌簌轻响，是草木拔节的韵律，是沉睡乡土苏醒的低语，也是茶枝柑向着侨乡大地，一声绵长恳切的邀约。

山脚几间简朴的用房，便是基地驻地，静静守着这片蓬勃柑园。满目苍翠，岁岁向荣，让人不由得感念拓荒人的坚守。他们向荒坡要绿意，以匠心唤醒闲置土地，让荒岭披绿、沃土生金，把产业的暖意送到乡间，带动乡邻增收。

面对赞誉，恩平市茶枝柑行业协会会长廖广利心中，不只有耕耘的欣喜，更装着对百年陈皮产业长远发展的思量与担当。他是世代传承柑艺的新会匠人，半生与茶枝柑相伴，指尖久留柑皮清苦余香，熟谙种植、深谙炮制，一路见证陈皮产业的起落变迁，也清醒看见产业当下的机遇与隐忧。

2022年，乘着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的东风，恰逢恩平特色农业转型之机，廖广利带着家族百年匠心与成熟种植技术，扎根沙湖。以匠人之心拓荒，凭实干姿态兴业，在侨乡山野，续写茶枝柑的产业新篇。

一枚茶枝柑，一叶牵百年，一果系万家。它是江门侨乡亮眼的乡土名片，也是无数农户安稳增收的依靠。

“忧虑无益，实干有方。”这是廖广利多年深耕产业的心得。在他看来，江门茶枝柑积淀百年，工艺深厚、口碑绵长，自有生生不息的力量。而恩平广袤的丘陵，气候温润、土质相宜，得天独厚，本就是茶枝柑生长的好地方。数年摸索下来，本地种植经验日渐成熟，正是江门茶枝柑产业扩容提质、接续传承的沃土。

草木逢时焕彩，产业乘风启程。经过春夏雨露滋养，沙湖柑园翠色连绵，特色产业多点开花。除土岭村新辟的500亩基地外，下凯村近百亩标准化示范基地挺立乡野，成为恩平特色农业的样板。

如今基地在沙湖连片布局，种植规模近600亩，柑树枝繁叶茂，株型齐整，多数苗木长至一米三上下。长势喜人之处，已经缀上青嫩小果，藏着秋日期许，酝酿来年丰收。按照培育规划，待到时间沉淀，2028年基地将迎来全域丰产，满山青绿，终将化作沉甸甸的富民硕果。

样板立范式，匠心定新章。园内布局一改散户种植的杂乱，株距行距均匀规整，每一寸土地都得到精细利用。智能喷灌覆盖全园，滴灌节水、精准管护；机耕路纵横交错，串联起管护、采收、运输全链条，一幅智慧农耕画卷，徐徐铺展在侨乡田野。

产业深耕，从来不止于田间栽种。从青苗挂果，到鲜果晒制成皮，一条完整产业链，稳稳托举起老区百姓的日子。落户沙湖之后，项目持续补链强链：在上凯岗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上，智能化加工车间拔地而起，搭配专业仓储、标准化展销空间，补齐后端短板；南闸、土岭的种植基地，则夯实产业前端根基。

种植在前，加工在后，产业齿轮转动起来，便牵起人间烟火。上凯岗及周边村落，不少曾经守着薄田、苦于就近无活可干的村民，走进柑园与加工车间。从前只懂面朝黄土，如今学会柑树管护、鲜果分选、果皮晒制、仓储养护，手里有稳定收入，身上多了一门长久手艺。老人有活计，青年有出路，农家添进项，村庄添生气。林间风声、车间轻响、笑语伴着柑香，汇成老区最动人的田园乐章。

基地秉持普惠共享之心，以技术育人、以示范引路，无偿向全市种植户传授标准化种植、绿色防虫、科学管护经验，手把手培育本土新农人。先进的种植技术走出园子、散落乡野，示范效应之下，恩平茶枝柑种植版图不断拓宽，小小的柑树，成了激活乡土经济的绿色希望。

科技为翼，赋予传统产业新生。水肥一体化、绿色防控常态化落地，无人机植保、物联网监测走进田间，打破传统农耕的局限。科技降本增效，稳定果品品质，也为广大农户提供可复制的种植范本，化解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，让恩平茶枝柑有品质、有口碑、有底气。

目光不只停留在田间，廖广利同步谋划农旅融合新路。依托柑园风光与侨村碉楼古韵，基地旁旧村落将改造为茶枝柑主题民宿。青山作幕，柑园为景，古村藏韵，打造集种植观摩、研学体验、乡村休闲、柑香品鉴于一体的新业态，让来客沉浸式感受侨乡独有的柑韵。

产业蓄势腾飞，护航恰逢其时。全镇8000余亩茶枝柑陆续进入挂果期，静待2028年迎来丰产。沙湖镇政府将茶枝柑视作富民兴镇的支柱产业，统筹育苗、管护、产销全链条服务，以贴心服务守护农户收益，以政策赋能助力产业提质，让这枚小柑果扎根乡土、兴旺乡野、富足万家。

政企同心耕耘，产业气象日新。沙湖慢慢形成龙头引领、多点共生的产业生态：标杆基地示范带动，数十家农业主体抱团发展，短短3年多，吸引50多家经营主体入驻，种苗培育、标准化种植、精深加工、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成型，实现跨越式发展。

满山青绿的底气，来自过硬品质。2025年2月，基地送检的陈皮样品，经广东省科学院检测，核心指标与正宗新会陈皮种质同源、品质相当。这份权威认证，打破地域成见，夯实品牌根基，也极大提振了本地发展陈皮产业的信心。

截至2025年底，恩平茶枝柑种植总面积突破1.4万亩，年产值达1.4亿元，市域北部五镇协同新发展格局已然成型。一株株柑树扎根侨乡沃土，铺展出产业兴旺、乡村秀美、百姓富足的振兴图景。

这片生生不息的青绿，是大地的馈赠，匠人的坚守，亦是时代的期许。在侨乡大地上静静生长的，不只是柑叶、柑果与一缕柑香，更是老区群众手中的生计、眼里的光亮、向前的出路。以一叶青绿温润乡土，以一方产业振兴乡野，茶枝柑正以沉静而坚定的力量，为恩平“百千万工程”，写下一份带着柑香温度的答卷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2000字内。